

灯下漫笔

诗路放歌

## 醒于春光

穆女

保持了一冬的沉默  
大地把勃勃的生机  
都深深地藏着  
我盼望一声春雷的炸响  
唤醒我也唤醒沉睡的山河

风不再凛冽萧瑟  
云藏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  
享受着它惬意的时刻  
我期待  
阳光把温暖洒满每一个角落

我站在春风里静静感悟  
原来沉寂不是落幕  
所有的等待也不再孤独  
一切都是为了向着更灿烂  
的远方奔赴

愿我们如春光般明朗夺目  
在温柔的岁月里  
也保持铮铮风骨  
不负时光  
不负你迈出的第一步

## 相信春天

北方河

每一片花瓣儿  
都为你舒展弯腰  
所有的河流  
都为你解冻歌喉

天空卸下最后的灰霾  
大地披上七彩礼装  
就连风儿  
也学会俯身而行

目之所及皆为新世界  
忽然慷慨得——  
教人不敢相信

但泥土  
记得那场冰雪  
返青的小草  
经历了那次寒流

春天啊  
请用整个季节的韧性  
托住这场 穿越三季的  
盛大馈赠吧——

## 触摸春日

(外一首)

贺红江

晒太阳的人不约而同  
言说多少遍  
憧憬无数次  
都在温暖的梦里千百回  
在阳光下  
追问不同的春何时能发芽

午后三时,在江南凤凰路  
有的阳光,落在屋檐  
有的阳光,落在树梢  
也有的阳光,落在心坎

你就在眼前  
暮色远未四合  
我们在枝丫前  
清浅的世界面前  
把它轻轻地扶正  
满怀欣喜地摇一摇  
有马兰和艾草的芬香  
还有浩荡的盎然春意  
铺天盖地

## 春天的阳光

在阳光下,陪老父亲唠嗑  
父亲的双手总是闲不住  
他说,这个季节不能闲  
闲久了季节也会生锈  
我们把去年囤的蒜剥了  
挑选质地个大  
的再种植新的一季

我陪着老父亲  
在阳光下剥蒜  
带着浓郁辛辣的蒜味  
蒜一瓣一瓣地分开  
就像是春风  
迫不及待地吹裂过去的一冬  
春天的阳光  
重新落地生根

# 嵩山与终南山的月光

宋宗祺

葱岁月,但他对宋之问的向往、敬仰却一如成年。论年纪,宋之问相当于王维的父辈。二人的年纪只有十余年的交集,但遗憾的是,谁也没有目睹过对方的绝世风采。正所谓“君生我未生,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,我恨君生早。”不言而喻,宋之问优美的山水诗得益于家乡中岳的熏陶,王维自然也不例外。比如,宋之问的“松间明月光如此”与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”,虽然可以看作是在时空深处二人的心灵呼应,但不可否认都带着嵩山的山水符号。

把时光拉回到公元706年年底,武则天驾崩的第二天,这时朝廷从洛阳重返长安。宋之问在终南山筑起了辋川山庄。或许他不会料到,这座意在安顿自己心灵的别业,30多年后竟会成为王维的诗国情怀和精神归宿。由于率直、善良的宋之问成了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当王维于开元末年买下这座“人人远之”的别业时,他面对的不仅是赧纪的屋舍,更是一个时代的隐晦。

王维《孟城坳》中“新家孟城口,古木余衰柳”的叹息,表面是伤景,实则是对宋之问命运的凝望和追问。“衰”字既指柳树,亦指宋之问及其家族的凋零。

他以前“空悲昔人有”的笔触,完成了对前代诗人的致敬与超越——不仅是物理空间,更是精神的圣境。

嵩山与终南山的月光,千年前就已经屡屡联袂互织。第一次是在王维入住终南别业不久,宋之问的“归卧南山陲”(《陆浑水亭》),见于《全唐诗续拾》就被王维引入灵感的源头,成为他“归卧南山陲”(《送别》)与“晚家南山陲”(《终南别业》)重新经山纬水的“文梭”;第二次则是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月夜,将宋之问“江雨朝飞湿细尘”信手拈来,化成“渭城朝雨浥轻尘”的名句;第三次则是与好友裴迪在终南山“浮舟往来,弹琴赋诗”的你吟我唱之中,将宋之问开创的大唐山水诗歌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
王、宋的隔世对话在《辋川集》中臻于巅峰。20首诗中,王维既延续了宋之问“穷历剡溪山”的写实传统,又融入了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的禅意。当他写下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时,或许正思及宋之问那些被政治风暴掩埋的诗句——那些“颇自力为政”的抱负,最终都化作了月光下的不朽诗行。

马年说马

## 武丁的宝马

黎阳

我和马与牛,邂逅于快乐马年的汉语词汇中。

打开浩瀚无垠的辞海,犹如踏上花香千里的草原,马与牛无拘无束任意随形。忽而马有情有意脉脉相望;千里马,孺子牛;天马行空,犛牛耕地……忽而背靠背互不搭理;风马牛不相及,牛头不对马嘴……忽而亲密无间手拉手;牛瘦马馊,服牛乘马……

我心中浮起一个斗大的问号,牛马共舞,慢吞吞的马多步走前,急匆匆的马多跟脚,快马屈居慢牛后?

车辘辘马萧萧。我紧跟天南海北的游客,如同一群群自由奔放的骏马,兴冲冲涌进殷墟博物馆车马坑专题馆,一对长耳竖立双目有神的宝马,即刻牵引了我的视线。

这两匹体态优雅的宝马静静地站在离地尺高的台上。它们头窄颈长,四肢纤细,不算高猛,但肌肉发达。它们皮薄毛细,枣红色毛发在灯光下闪烁金属光泽,因运动后皮肤泛红似“流血”得名汗血宝马。

我与游人们拥挤在围栏四周,观赏宝马和壁画中间围栏以内地带,这是殷墟百年考古发掘并集中展示的3000年前的车马坑遗迹。以武丁王为代表的殷商贵族,既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,又以残酷的奴隶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。他们生前享受着宝马与“宝马”车,死后还幻想着永远享用,活蹦乱跳的宝马被残忍地活埋,年轻力壮的驭手被活生生地殉葬。

武丁王的宝马与“宝马”车,3000年前在殷商都城大邑商亮相,不啻为中原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当它们沉默地下3000个春秋后,在考古学家的洛阳铲下重见天日,无疑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博物馆最吸睛专题展之一。

如今的会日日新月异,高铁、火箭与飞船成为新时代“宝马”。奴隶制社会腐朽落后,但不可否认的是,武丁中兴时期的引进融合创新思维,不断探索进取的宝马精神,比任何一个时代的“宝马”更宝贵万分。从彼时开始大路叫马路延续3000个寒暑,就可略见一斑。

的豪车,堪比当代的宝马、法拉利、劳斯莱斯。这殷商时期的“宝马”车,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只有贵族才能拥有与乘坐。甲骨文《合集》记载,中国最早的交通事故,就在这种“宝马”车行驶时发生。一次商王田猎,随行臣子的乘车驾马受惊发生撞车。事故的马车,就是这种平衡力不好而容易颠簸的单辕车。商王因翻车而受伤,也许就是把引进的单辕车创新为平衡力更强的,单马即可轻松驾辕的双辕车的强大动力。

我看到占据宝马对面一堵墙位置的,是一幅战争场面的壁画,这是“宝马”车的另一项重要使命——战车。中间的驭手如弹琴一样自如掌控着战车的进退,两侧一名射手张弓搭箭,一名枪手持矛冲锋陷阵,杀声震天动地,战车滚滚向前,犹如现代坦克车一样威力强大。武丁王的大军以这样的战车阵式所向披靡,中国第一个女将军,武丁王妃妇好率这样的战车队伍无往不胜。

我与游人们拥挤在围栏四周,观赏宝马和壁画中间围栏以内地带,这是殷墟百年考古发掘并集中展示的3000年前的车马坑遗迹。以武丁王为代表的殷商贵族,既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,又以残酷的奴隶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。他们生前享受着宝马与“宝马”车,死后还幻想着永远享用,活蹦乱跳的宝马被残忍地活埋,年轻力壮的驭手被活生生地殉葬。

武丁王的宝马与“宝马”车,3000年前在殷商都城大邑商亮相,不啻为中原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当它们沉默地下3000个春秋后,在考古学家的洛阳铲下重见天日,无疑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博物馆最吸睛专题展之一。

如今的会日日新月异,高铁、火箭与飞船成为新时代“宝马”。奴隶制社会腐朽落后,但不可否认的是,武丁中兴时期的引进融合创新思维,不断探索进取的宝马精神,比任何一个时代的“宝马”更宝贵万分。从彼时开始大路叫马路延续3000个寒暑,就可略见一斑。



富贵长春(国画) 马新跃

荐书录

## 《好好的时光》:书写重组家庭的人间烟火

韩星

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好好的时光》近日面世,这是知名编剧郝岩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。作品以细腻笔触聚焦大时代背景下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,深情书写重组家庭的温暖坚守与人间烟火里的质朴幸福。作者语言幽默生动,金句迭出,笔下人物鲜活跳脱,勾勒出一段热气腾腾、有笑有泪的平凡人生。

小说以上世纪70年代末为起点,讲述了机械厂工人庄先进带着两儿一女,与歌舞团演员苏小曼组建新家庭的故事。苏小曼携一双儿女进入庄家,两个残缺的家庭合二为一,从此开启了吵吵嚷嚷却又温情相伴的岁月。大女儿庄好好不甘于平凡人生,与无业青年单宝昆的相遇,彻底改写了她的命运轨迹;二儿子庄学习与苏小曼的女儿王元媛青梅竹马,最终却黯然分手;庄先进的徒弟刘成先后倾心于庄好好与王元媛,在情感

几缕起落。家中接连添丁,继三儿子庄天天之后,小儿子庄向上的到来,更成为这个家庭里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

作品以近40年的时代变迁为底色,将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阵痛,融进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、悲欢离合之中。父母的坚守、子女的成长、邻里的牵绊,在粗砺而滚烫的生活里徐徐展开。书中人物带着“咬碎牙也要把日子过好”的倔强劲,用幽默与宽容化解生活的苦涩,以普通人的坚持与奋争,映照出波澜壮阔的大时代,也最终收获了内心渴望的朴素幸福。

《好好的时光》以“小家庭”为切口,照见“大时代”里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与情感韧性。郝岩以幽默为骨、以温情为魂,书写出一部关于爱、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国民故事,在烟火日常中照见人心,在平凡坚守里读懂时光。

烟火人间

## 处方

张向前

龄尚小不识字,凑在旁边看霍二娃写的那张处方,竟然不知用什么恰当的语词来表述这些所谓的“字”。它们太潦草,太狂躁,如同兽出笼,慌不择路地逃跑。最后想起当地一句方言:鬼画桃符。只有这个词,刚刚好。

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处方,“桃符”一样的处方。

入了小学。一次课间,与同学们玩耍,突然肚子疼起来,渐至不能忍受。蜷缩在地,额头汗珠如豆。王老师闻讯而来,背起我,向不远的乡医院跑去。

人生遭遇的第二张处方呼之欲出。我那时已翻烂一册字典,盲目自大,一般的字当然不在话下。

接诊医生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大夫,老师唤她周院长。她摸摸我的头:“这么疼吗?一会儿就不疼了。”周院长眼里有光,笃定中带着慈祥。顷刻间,疼痛似乎减轻了些。

她从桌上拿过一册小本本,与霍二娃手里那个尺寸大小差不多,只是比霍的小本本白了许多,像城里姑娘的肌肤。问了我的症状,周院长再次检查了我身体的某些部位,开出一张处方。这张处方仍是那样的飞沙走石,“天书”一般,让我瞠目结舌。那一刻,我想如此温润的女性,怎么能写出这么粗犷偏陋文字,是传统习

惯,还是职业规则?

我吃了几粒药,红色的,黄色的,夹杂着一粒白色的。药的疗效比处方上的字更让人舒坦。肚子的疼止住了,还得躺在白色病床上输液。母亲已经赶来,见我平静下来,眼里焦虑下去一大半。

多年以后,我回老家探亲,偶然碰见周院长。她已经是耄耋老人,头发花白,眼里的光已逐渐暗淡。她望着我,有些愕怔。片刻反应过来,感慨地说,你在外工作,好有出息。还记得不,那次肚子疼还是我给你治的呢。

眼,潮起来。怎会不记得?那张线条张扬的“天书”,在治好病痛的同时,也治了我的自满。紧紧握住她枯瘦的手,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同时喟叹时间残忍,一刀一刀催人老。

父亲病人膏肓——肺癌晚期。医院已不收治,叫把人接回家。胖胖大夫脸上肌肉松弛,一脸司空见惯的表情:“他想吃点啥,就给他做点啥吃吧。”话说得很轻,却似惊雷在我们心上滚过。阎王太过绝情,勾拿父亲的命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。尽管如此,我们仍抱了百分之二百的侥幸:父亲身体一向挺好,怎么可能?父亲不晓实情。他以为得的寻常病症,吃吃药,假以时日就会好的。可身体不久就起了

变化,初始右膀子疼,接着蔓延到全身。是癌细胞迅速扩散,良性细胞被吞噬抑制。十天之间,父亲已不能下床,臀部肌肉开始溃烂。父亲痛得不能忍受。坚强一生的他开始呻吟叫唤,比我奶当年的胃疼呼声更甚,不能止息,听得人摧肝断肠。

又过几日,父亲饭也吃不进,便也排不出,肚腹胀胀得硬邦邦。看着难受的父亲,二姐叫来后院的王叔,给父亲瞧瞧病情。

于医学技术而言,王叔只能算业余经验所成。他主要是给家畜治病,偶尔也给人看病开药。来到父亲病床前,仔细察看父亲变化的身体,简单询问几句,他便认定是郁积所致,泄通即可。

王叔开的处方上,字迹张牙舞爪,上蹿下跳,像父亲身体里不能聚拢的生命气息,若有若无,时断时续。二姐到乡医院取药回来后,王叔把它们调和成针剂,注射进父亲的身体。

果然有效。父亲的身体是通了,但元气也彻底泄了,不久就撒手人寰。

很长一段时间,二姐不搭理王叔。她心里愤懑,认为王叔那张处方开得药不对症,是“催命索”,加快了父亲离世的步伐。

去年回家祭父。事毕,翻过几条土坎,撞见王叔正骑着那架老旧嘉陵摩托车外出,我热情打了招呼,递上一支烟,给他点燃。听村人说,他现在只给猪羊鸡鸭等家畜看病,不再给人看病开药方。

我说想找个医生朋友看看处方上究竟写的什么,将二姐小医心保存的那张处方要了过来。人已然去世,何必在心里埋下另外一些种子。

山坡上,云天无遮,视野辽阔而广阔。我拿出那张处方,来回掂了几个回合,随手扔进风中。纸屑四散飘逸,像一张开在天地的“处方”,想来不会有人识得其中奥秘。